



# 煙囪頂上的微笑

高聳的煙囪頂口，突然冒出一張黑臉  
露出雪白的牙齒，對著偉民微笑。

里本

當偉民剛跨出理論的殼窠，換上藍色的工作服，戴着白色的膠盔，來到工地的時候，迎接他的，正是這感人的一幕。

許久了，一直隔著數學式子看這千變萬化的宇宙萬物；更甚者，不知從何時起，盡是馳騁在原子、分子的微觀世界裏。看不見、摸不著，思緒總是遨翔在空曠遙遠的想像中。放眼望去，總覺得：和這真實的巨觀世界隔得好遠好遠的。

這是箇偶然的機會，他來到了工地。對著那懸在雲霄中，憨直質樸的微笑，竟自歡欣莫名。

在工地上，瀰漫著粗獷的氣息。馬達上的號鳴、電焊的閃光、榔頭的鎗聲、工人的吆喝……描繪出亢揚的畫面。偉民爬上了鷹架，撫摸著巨大拙重的煙囪鋼管，兀自想起人類的文明了。

這該是人類最真實的文明了？當第一道蒸汽煙霧，在英國的藍空上，抹上輝煌的一筆後，大地也就變得萬紫千紅，喧囂塵揚了。煙囪，這文明的使者，到處林立，它們與藍天白雲互通聲氣，訴說著人間煙火繁盛，傾吐著地面文明盎榮。

工人將煙囪一節一節的往上焊，直入雲霄。在安裝冷却鉛管時，偉民正根據理論推算它的彎曲程度時，工人已經毫不遲疑的安裝上了。他們根據的是經年累月的經驗。理論經常顯得迂腐，經驗却是實用俐落。然而，隱藏在經驗之後的，却是大把的歲月。

曾經，他徘徊於「理論」和「實用」的門檻上；曾經，他躊躇著：做一個文化的使者呢？還是做一個文明的參與者？

做一個文化的使徒，走在理論的山脊上，望著滿山滿谷的明媚風光，清晰透澈，真也適意。惟恐脊尖

峯挺，不慎摔落「理論」的深淵，竟自「隔」物窮理，只得孤芳自賞了。

做一個文明的參與者，走在鋼架、馬達、機器堆裏，著實實用，真也文明。惟恐漫天煙塵蒙昧了些許清明；粗獷的嘶鳴剝奪了些許性靈。

雖然，當代名物理學家費因曼曾自負的說過：「物理是近代人類文化的主流。」可是，煙囪頂上的微笑，帶給偉民深長的啓示。走理論的路子也好，走實用的路子也好，都是真實的生活和真誠的生命，這些真實的生活和真誠的生命，交織成人類的文明，奔放出文化的光輝。

試想，終日埋首於書堆論文，使御著美妙的數學，窺視宇宙奧妙深處，直至萬物皆御於我之境。多少虔敬，多少靈慧！

試想，穿起堅固耐磨的工作服，蹦跳於廠房工地上，審視巧奪天工的精密設施，直至萬物皆備於我之境。多少真實，多少巧妙！

偉民想起剛來時，工廠主管衝著他說：「你是學物理的，我實不知把你分發到那個部門？」那時，他曾仔細的想過這句話的涵義。也許，學物理的人，了解了最基本的原理，分發到那個部門都可以，故不知分發到那個部門；也許，學物理的人，不食人間煙火，在實作的工廠中，真是無用武之地，因此不知分發到那個部門。第一次，踏出了系館，在別人清明的眸子裏，照見了物理的功力。那時，他艱難煩苦；如今，他却逐漸開朗。

不久後，偉民將離開這土地，繼續他原來未完的泥濘路。然而，這偶然的機會，將讓他永懷難忘，尤其是那煙囪頂上的微笑，更將長銘在他心靈深處。

